

“给那些爱坏消息的人的好消息”

文：马修·伯利塞维兹

“给那些爱坏消息的人的好消息”是谦虚耗子（Modest Mouse）乐队 2004 年发布的第四张专辑。专辑中的歌虽然时而离题，陷入少男少女的关系和心思的无病呻吟的无底洞，但也讽刺了当今社会在媒体炒作下充斥的恐惧。我“发现”这个乐队时，他们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一个朋友还把这个乐队形容为“过气”。但是，我很喜欢听他们充满活力、实验风格的后朋克旋律。谦虚耗子在美国格朗基（Grunge，又译垃圾摇滚）风格最流行的 1990 年代末成立。乐队名字取自弗吉尼亚·吴尔芙（Virginia Woolf）的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A Mark on the Wall*）。故事主人公一直盯着房间屋顶上的一个斑点，不断思考“自我夸赞”这个复杂的概念。“这样的想法是最令人愉快的了。连那些谦虚而灰色的人们头脑里，也经常会产生这种想法。”这种迂回、勉强的联系让我们想到了海蒂·芙欧特（Heidi Voet）的作品。她那些充满魅力、看起来对于生活温情脉脉的作品让独爱坏消息的虚无主义者摸不着头脑。

海蒂·芙欧特特别爱用歌词作为作品的题目。不过，她的灵感来源不是谦虚耗子这种格朗基摇滚乐队，而大多是更加高雅的欧洲电子流行乐。她的作品和标题基本都紧跟时代步伐。不过，就像我后知后觉开始听一个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乐队一样，我们也能从这些标题中看到一种扭曲的时间选择和讽刺。当然，本文的目的不是比较我们两人对于音乐的品味，而是让读者了解海蒂·芙欧特的各种情感。它们不仅出现在各个标题中，也体现在她选择的材质和形式里。它们也反映出，纷繁复杂的引用是造就当下社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当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更高层次的多元主义。但是，它映射出的全球化文化却患上了日益严重的幽闭恐惧症，不断地进行自我指涉。艾瑞特·罗格夫（Irit Rogoff）认为，当代性“不是一个历史阶段，不是一种明确的材质，不是一种邻近或关联的方式……而是一种联合（conjunction）¹”。这种联合可能体现在影响力巨大的流行文化中，也可能体现在我们作为消费者的共同身份里。它是凝聚世界的力量，让海蒂·芙欧特的作品成为这个世界重要的映像。海蒂·芙欧特多媒体作品中平凡的物件蕴含着各种联系，就像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歌词，颠覆任何形式的逻辑，让我们（不管我们愿不愿意）“进驻过去可能不欢迎我们的领域，或者（这一点更重要），让我们得以高效地进驻这些领域。”²

2

¹ Irit Rogoff（艾瑞特·罗格夫），“Academy as Potentiality”（作为可能的学院），收于 *A.C.A.D.E.M.Y.*，编辑 Angelika Nollert 和 Irit Rogoff（美茵河畔法兰克福：Revolver, 2006）；这本书是西门子艺术项目主办的系列国际展览和项目的一部分，项目合作方有汉堡的 Kunstverein、伦敦的 Goldsmiths College、安特卫普的 Museum van Hedendaagse Kunst 和艾恩霍芬的 Van Abbemuseum。

² 同上。

如果罗格夫所言不虚，当代社会的决定性因素是联合，那么这些联合生成的速度明显越来越快了。保罗·维希留（Paul Virilio）的速度学（dromology）告诉我们：“光速成为了世界，全球化就是光速。”随着通信科技的发展，全球各种沟通渠道不断涌现，现实的速度也变得更快了，这极大地改变着我们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海蒂·芙欧特用来做她魔幻般的现成品作品标题的快节奏电子流行乐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配乐。

时间是海蒂·芙欧特的作品《6害怕7吗/因为7、8、9/我快失去/我所找到的》（*Is six afraid of seven/ 'cause seven eight nine/ I'm about to loose the pieces I find*）的重点。在这件装置作品中，她将几千块彩色塑胶电子表编织成一条精致奢华的毯子。一看到这件作品，我们就能体会到形式的“联合”——一个为世界各地的人熟知的装饰品、可以戴在手上看时间的物体，通过层层叠叠的交织，变成了我们脚下的家装饰品，每到准点都会报时。这是二十一世纪的布谷鸟钟，呈水平状态分布，代表廉价材质、廉价劳工和快速消费的交融。芙欧特对于这件作品的材质和电子表数量的选择反映出她在中国多年的生活经历。中国强大的制造业已经改变了如今的全球经济。这些彩色电子表会出现在全球的“一元店”中，随后很快会被扔到垃圾堆里。生产、消费和废弃的周期已经比过去缩短。不过，这件作品并不是对于消费社会的简单批评，而是在拷问日常物体的心理和它们在我们消费者潜意识中占据的位置。

海蒂·芙欧特的作品使用的都是简单、常见的现成品，常常会让观众有一种怪异的似曾相识感。图纹地毯和塑胶电子表占据了人类体验的一个相似平面——前者是一直放在地上的家居装饰，后者是附着在瞬变的身体上的机械装置。两者都是生活用品，十分常见。将这种材质和那种形式结合的背后缺乏明显的逻辑；取而代之的是，潜意识中，我们会用这些物体为生活制造意义。错综复杂的美学和历史参照（例如，来自“东方”的毯子已经成为了欧美传统中产家庭的标准配置，而电子表则是1970年代日本经济革命时期的产品）就像时间本身，衰减成为一种杂音。手表里的电池会逐渐耗尽，闹钟响起的时间不再整齐划一，现代世界的逻辑变得不可靠，失去作用，在我们的脚边哭泣。

海蒂·芙欧特的电子表地毯第一次公开展出是在比利时的 Beauvoorde 城堡。电子表艳俗的材质和颜色与雄伟的、灰暗的欧洲城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目前为止，她创作的面积最大的电子表地毯安装在通向上海市中心一家高档购物中心的地铁出入口。在此，地毯被当作“高雅艺术”呈现，但它廉价的材质和华丽的外国奢侈品商店再次形成了对比。地毯安放在购物中心入口处的玻璃地板下方，来购物中心的人都会走在地毯之上。这不仅突出强调了高和低、里和外的界限，也体现了社会前进的速度。这块地毯位于这座未来主义城市的商业中心区内的地铁枢纽站中，日日夜夜都有无数的人走过，而地毯上的手表早已无法跟上他们的节奏。

海蒂·芙欧特作品中展现出的融合，有一部分原因是她在中国和欧洲生活的跨文化体验。这种精神分裂似的文化空间和逻辑的共享在她使用软色情材料创作的作品中最为明显。海蒂·芙欧特收集了不少刊登裸照的杂志，这些所谓的“人体艺术”杂志是她在上海的报摊上买的。她使用这些材料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在《一个全新的世界，摇摆舞》（*A whole new world a go-go*）中，她从杂志中裁下各种裸女的图片，用折纸的技法做出了许多花束。在现代中国，公共和网络空间上总是有人在查“精神污染”，很奇怪这些“不雅观”的图片能逃过官方的审查。中国一直在宣传女性“能顶半边天”，观者在看到这些作品可能立刻想到的就是“再现”这个问题。这些图片中的女性都处于从属地位，就像是一件（与性或人体有关的）物品，在把它们折成花束之后，这种物化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花”和“女孩”之间有太多的联系：婚礼上的花童，“辣手摧花”，“她像花一样”，如花般美丽，等等。这些裸体女性本是欲望的象征，在海蒂·芙欧特的作品中，她们被转变成了和自己对等的象征：花朵。放置这些花束的花瓶进一步让这种隐喻的崩溃变得混乱。海蒂·芙欧特的花束被插在铁丝做成的茎上，然后放入了手工制作的煤渣块“花瓶”里。这些充满男性气质的煤渣块代表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而花瓶里的花朵和这些雅致的、鲁本斯风格的花束则构成了女性气质的元素。这种安排巧妙地批评了中国当今政策的不合时宜：一方面大张旗鼓地搞建设，另一方面却把媒体管得战战兢兢。正如玛雅·克雷默（Maya Kramer）所说，这“凸显出顽固的、对于‘柔弱’的性别感知。”³

这些杂志中的女郎也是海蒂·芙欧特另外一个系列《水果和蔬菜》（*Fruits & Vegetables*）的灵感来源。在她创作折纸花束时，不少裸体女郎的照片被裁成了几片。她利用剩下的这些纸片和各种水果或蔬菜并置，并在一个由混凝土砖块组成的迷你摄影棚里把它们重新拍成照片。海蒂·芙欧特这几个系列使用的材料差不多，但是最终呈现出的作品却相当不同。在花瓶系列中，摄影变成了雕塑；而在这个系列中，她采用了“重新拍摄”的手法来跨越雕塑、摄影和现成品之间的界限。她把模特放在坚硬的背景中，用新鲜的蔬菜替代模特缺失的肢体。这是儿童的小把戏，让我们联想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努力理解她的身体和周围的世界。毕竟，海蒂·芙欧特也只是跟着直觉在创作。正如贾斯珀·琼斯（Jasper Johns）在谈自己的艺术创作时曾说过：“做点什么，在那里做点什么，然后在这边做点什么。”⁴海蒂·芙欧特作品中物体和图像的混合并无明确的逻辑，但是，蔬菜等同于女性，而两者都是一幅静物中的物体。这些作品中的不少蔬菜水果都是中餐特有的品种，和照片里的亚洲女郎十分匹配。它们也凸显出一种异国情调或是对于“他者”的高人一等的感觉——我们常说，人如其食。

³ Maya Kramer（玛雅·克雷默），*Beautiful because it is brief*（因简洁而美），展览图录，沪申画廊，2011。

⁴ Jasper Johns（贾斯珀·琼斯），关于他的水彩画、艺术和人生的引言：摄影展“Cy Twombly”，阿姆斯特丹马歇尔摄影博物馆，2008年秋。

这些作品对于政治正确或女权主义的任何可能的小小冒犯都会被它们的荒诞、戏谑和简单所掩盖。时间再一次成为海蒂·芙欧特的主题。这些照片凝固了时间，而蔬菜是有机体，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腐败消解，就像模特的青春也会逐渐远去。没有什么永恒不变。

维希留说过，我们互相的关联能“在全球层面引发情感的同步”，或是“情感的共同体。”⁵芙欧特的作品可能有普世的一面，与此同时，它们也显示出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距离。沪申画廊是坐落在上海外滩的一个豪华空间。在沪申画廊的个展中，她选择再现一件在比利时一家废弃的医院中首次亮相的作品。两个场所有着天壤之别。破破烂烂的医院墙上满是涂鸦，这给海蒂·芙欧特带来了灵感，要创作一件涂鸦作品，反映这一令人畏惧的城市空间。她的作品不是喷涂在墙上的，而是由姜饼切片和蛋白酥皮卷组成。她不厌其烦地把它们一片片用胶水粘在墙上。这个工作非常辛苦，耗时良多。和她许多其它作品一样，这件作品和材质都隐含有“居家”或是所谓的“女性作品”的特质。她细致繁复的创作过程就像是女性化的、可食用的涂鸦。这也是一种对于特定展览环境的怪异回应。这里原本是护士照看病人的场所，如今年久失修，又布满了涂鸦，已经几乎没有原来的模样。

海蒂·芙欧特在做展览时，想把这件作品移植到上海，这座城市是金融重镇，有着外表光鲜的高楼大厦。但是这种转换带来了一些问题。涂鸦是刚刚进入中国不久的新事物——这种本质是坏孩子、耍酷的行为在这里经常被用于推广商业地产。另外，姜饼和蛋白酥皮卷是外国的食品，大部分中国人都明白它们背后微妙的特征和内在的指代。海蒂·芙欧特决定把上海一片专门的涂鸦区的一幅作品移植到展厅。她选的作品中，锯齿形的线条组成了“Ersatz”（代用品，通常质量较次）这个英文字母。这个词在当代中国十分重要。中国的伪造、侵犯知识产权和盗版的行为非常流行，学界甚至在讨论“山寨”这个行为是否是一种创新的全球战略。在上海的展厅里，海蒂·芙欧特把这个抽象的词放大，采用的材质也是姜饼和蛋白酥皮卷。为了突出作品是专为这个场地设计，这个单词的中间插入了一扇窗户，可以看到黄浦江和浦东的天际线。

光鲜亮丽、超级现代的浦东只有二十年的历史，人口七百万。它象征着中国过去三十五年里奇迹般的经济增长。这样的景色被芙欧特香气扑鼻的姜饼墙围绕，让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联想：韩赛尔和格蕾塔（Hansel and Gretel）的姜饼屋和中国的城市化；童话和经济奇迹；城市的疏离和我们窝在家中的偏好；人的尺度 vs. 全球尺度；领土 vs. 运动。

海蒂·芙欧特的作品中自然包含社会政治的内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能看到她对于寻常事物的心理探询。有时候，这种探询由一种地域主义和民间传统所

⁵ Paul Virilio (保罗·维希留), *The Administration Of Fear* (《恐惧管理》), Semiotext(e) Intervention Series, 2012, 30 页

实现，例如她在《代用品》中的选材和《6害怕7吗/因为7、8、9/我快失去/我所找到的》中电子表地毯的样式；这种探询也可以通过她作品中体现的一种讽刺的幽默感来实现。在上海当代艺术馆八周年纪念展中，海蒂·芙欧特创作了《派对开始了》（*The Party Has Started*）这件作品，在展厅再现撒纸屑这一仪式。这种历史悠久的做法来自于异教徒的仪式，在婚礼上象征着早生贵子和多子多福，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庆功活动的规定项目之一。为了这个展览，她制作了数百万的纸环，直径二厘米，材料选自旧报纸。她把这些纸环堆成一堆。把报纸宽幅的长方形页面转换成一堆小圆环的做法从形式上非常引人入胜。但是，海蒂·芙欧特的报纸环之山与其说是雕塑作品，还不如说是行为艺术。美术馆志愿者每隔四十五分钟就会从纸环堆里取一把纸环从二楼隔层往一楼撒。纸环形状扁平，可以在空中慢慢地落下，360度旋转，就像是雪花或者落叶。这个蔚为壮观的表演最终将把二楼的纸环堆都转移到了一楼。

海蒂·芙欧特的这件作品向巴里·勒弗（Barry Leva）的作品和1960年代的偶发艺术致敬，在展览开幕式上大受欢迎，实实在在地启动了那场派对。最开始，纸环由指定的志愿者负责往楼下扔，很快就有观众加入到扔纸环的行列中，也有人开始往别人身上扔纸环。整个活动最后变成了大联欢。纸环撒得到处都是，人们躺在纸环堆里，四仰八叉，挥动手脚。

这件作品大受观众的好评。当然，它也包含其它更为严肃的意义。通常纸环由彩色或白色的纸片制成。但在这件作品中，海蒂·芙欧特特意选择了报纸作为原材料，纸环不仅是黑白的，而且充斥着近日自然灾害、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的新闻。在她的作品中，这些历史事件被重组，变得碎片化，散至各处。《派对开始了》不仅以讽刺的手法体现了如今信息过剩的年代里社会的集体记忆缺失，也提醒着我们，在只有一个派对/党派（英文中两者是同一个词，party）的社会中，报纸上出现的消息也是被严格审查的。就像她的作品反映出的多种多样的世界，海蒂·芙欧特迂回的联想和不寻常的幽默感把我们带回到了寻常之奥秘。

*...但是，要是派对结束了，如果享乐总有到头的时候，
我的朋友，你能帮我做这件事吗？*

*你能不能将我一起埋葬？
请将我一起埋葬。*

*给那些爱坏消息的人的好消息；
我们已经失去了这块地，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是不愿离开的蜂鸟；*

这就是给那些爱坏消息的人的好消息。⁶

⁶ Isaac Brock; Eric Judy; Dann Gallucci. *Please Bury Me With it* (《请将我一起埋葬》), Modest Mouse (谦逊耗子), *Good News for People that Like Bad News* (《给那些爱坏消息的人的好消息》), 2001, Sony ATV Music Publishing Company